

# 旅臺瑣記

張坦

(清明節哭亡兄珪友)

亡兄珪友諱光珽，行四，年

十六考入福州馬江海軍學堂肄業

。先是：滿清末葉，漸興新政，

左宗棠督閩時，奉准清廷，創辦

海軍，設船政局於馬江，以立始

基，由欽派大臣沈葆楨主其事，

嗣爲謀深造人才，又於其地設海

軍學堂，一曰前學堂，專培育製造

人才，一曰後學堂，專培育駕駛

人才，延聘英法籍專家學者，分

任教官，學成，選優秀者，送往

外國留學，如嚴復，(又陵)魏瀚

，(季渚)鄭清濂，(景溪)輩

，皆此中首期畢業之傑出學生，

爲海軍界最知名之耆宿也。亡兄

係進前學堂，(前學堂以法文後

學堂以英文授課，均八年制)迨

畢業，名列前茅，本有遣派出洋

之希望，適清廷費絀，決議從是

期起停派，因而不能遂乘風破浪

乃留母校執教鞭焉。

光緒二十八年間，督辦鐵路

大臣盛宣懷向法比二國借款，興

修京漢鐵路，一面多方羅致精通

法語及暢曉洋務之人才，以備分

派路上，擔任行車、工程、機械

、各部份職務，亡兄亦在羅致之

列，到路歷任漢口大智門、江岸

、鄭州、各大站長，車務總稽查

……：……，光緒三十四年，汴洛

鐵路亦建築完成，因缺乏運輸人

才，借調亡兄任該路洛陽車務段

長，宣統元年，汴洛鐵路歸併于

隴海鐵路，亡兄又被堅留連任開

封、洛陽、西安、車務總段長，

駐局總段長，兼車務見習所所長

，購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綜

計在京漢隴海兩路服務先後垂四

十餘年。

抗戰勝利，赤禍蔓延，西北

西安隴海鐵路管理局，自度：遲

暮之年抱病在身，(數年前，忽

生頸瘤，屢治未愈，經醫診斷，

係屬慢性癌症，若不根除，必貽

後患)倘再羈留內地將來陷入樊

籠，何堪慘遭奴役？遂立請退休，

携眷乘機南下，與筆者相聚金陵

，兄弟怡怡，極盡天倫樂事！尋

赴滬，醫宿病于專門治癌醫院，

以圖長期調養，詎料徐蚌會戰，

時局益急，春申江上，不可久居

，只得與筆者相繼避地寶島，復

就診於臺大醫院，雖頻施電療及

雷錠敷治等手術，然因年事已高

，血氣日衰，抵抗力益弱，致癌

毒逐漸擴大，侵及心臟及腦部，

至是，群醫束手，無法挽救，延

至四十年四月三十日(農曆辛卯

三月廿五日)溘然而逝與世長辭

，享壽七十六歲，筆者當時目覩

其彌留狀態，肝腸欲裂，鴛原之

痛，曷其有極！

亡兄敏慧好學，除精研海軍

學科外中文造詣亦甚深，一生

獻身鐵路，奉職忠勤，持躬庶潔，對人接物，和藹謙恭，平居簡樸寧靜，未有疾言厲色，所有親朋及路界同寅，莫不特別敬重之，咸謂此種高尚人格之表現，實現社會中所罕觀，可爲今人立身處世之楷模，晚歲惟耽吟詠，公餘之暇，輒邀同好，擊鉢聯吟，得有佳句，常抄錄寄示，以資欣

# 詩葉

## 聞王道之學長獲學術獎金喜賦

賞，此乃其精神上獨一之寄托也；至對家庭，事親至孝，兄弟間極友愛，尤嘉提携後輩，筆者束髮受書，從小學至大學，所需費用，全由其獨力負擔，平日勗策勵無所不至，可謂垂愛特深，而屬望亦特殷，但筆者數十年來，碌碌奔波，一事無成，兩鬢已斑，殊負亡兄培植深恩而愧無以

報答于萬一也！

歲月如流，又屆清明節日，屆算亡兄逝世，已滿整整四年，寂寞空山，長存孤骨，魂兮有靈，尙其來歸！筆者草此短文，不禁淚簌簌下，直濕透紙背矣！

四十四年四月五日  
— 清明節於臺北

李鍾魯

魯來臺後，始獲教于道之學

長。偶于友聲中讀其夜行行不得

、焚城記、長江封鎖線諸文，始

悉其遭逢亂世，公而忘家，妻子

被焚，身幾不保。以沉痛悲憤之

筆，抒其激昂慷慨之氣，非僅其

文之足以傳也，其事亦足以傳矣

。尤以長江封鎖線一則，志慮忠

純，計成曲突，詢非常人之所能

及。惜以略知之無之我，每欲爲

文以揚之而未敢猷拙，今聞其獲

社會科學獎金，喜不自禁，特湊

俚句四章，知不足以表其事功于萬一也。

一

節勵松筠志慮堅 掃除陳腐

創新篇 艱辛歷盡波三折 挽救頹風要義全

二

功業徒窺豹一斑 居心拯救

好江山 悼亡情摯吾猶敬 曲突碩知非等閒

三

著述等身餘事也 鄙陽夾漈

莫輕論 文章自有千金值 面目

豈因一獎專

四

九歌響澈汨江上 一筑激昂

易水邊 莫將陽春齊下里 衣鉢實甫得真傳

道之兄不僅著述等身，且嫻

音律，尤擅北曲。每于酣耳熱之

餘，引吭高歌，輒驚四座。豈真

假檀板以銷磨歲月耶？得毋如屈

靈均視疆土之日削，高漸離痛暴

秦之日恣，托于聲以震聾發聵歟

？爰綴數語，而就教焉。